

梁君彥秉公執法「不信任」動議荒謬

高鐵「一地兩檢」通過後，「泛民」不甘失敗，同時亦出於推卸責任及「做騷」目的，連日來不斷攻擊作出裁決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指責「濫用權力」、「破壞立法會形象」云云，更稱要提出針對主席的「不信任動議」。實際上，梁君彥身為主席，擁有《基本法》以及《議事規則》所賦予的主持會議權力，四年前的終院判決亦已進一步闡明了這一權力不受質疑。事實亦說明，梁君彥主持會議秉公執法，「泛民」此舉根本就是「賊喊抓賊」式的政治伎倆，亦正如建制派所稱的是「自編自導自演」的拙劣政治騷，不僅不可能得逞，也只會暴露其醜陋面目。

「一地兩檢」合憲、合法、合理，更符合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與未來發展需要。反對派從一開始就站在反對立場，這絕不僅僅是政策上的錯誤判斷，更是政治上的「站錯隊」，站到與人民利益對立面的立場上。

因此，整個「一地兩檢」草案審議過程中，「泛民」是極其焦慮的，一是憂慮遭到

選民的懲罰，二是憂慮轉軌會失去死硬支持者。出於這種狀況與心態，他們一直試圖轉移「一地兩檢」的視線，製造了諸如「割地論」、「公安越境執法論」等言論；更在立法會審議層面，採取破壞衝擊立法會會議正常進行的手段。但整個過程不僅沒有扭轉公眾的立場和態度，更是令其進一步失去中間理性選民的支持。為求改變這種形勢，「泛民」又將問題扭到「立法會主席濫權」的問題上，又以提出「不信任動議」為名，試圖繼續為自己劣行辯解。

「泛民」又一次「站錯隊」

但顯而易見的是，「泛民」又一次選擇錯了方向。在涉及到法律與規程問題上，立法會主席擁有強而有力的法律支撐。第一，得到《基本法》的憲制性授權；第二，得到《議事規則》的本地法律具體授權；第三，得到終審法院的判例支持。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濫權」的法律問題。



議論風生

張學修

「一地兩檢」上周完

成「三步走」程序的最後

一步，立法會三讀通過《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意味着香港

將在九月進入「高鐵時代

」，這對香港的長遠發展來說是重大利好的消息。高鐵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不單省卻市民在內地的通關時間，提供一種高效益跨境運輸工具，更為香港社會和年輕一代帶來無限商機和發展空間。

如此具備經濟效益且合法合理的方案，港人看到的卻是「一地兩檢」在立法會歷經重重困難方能通過。當前更有反對派議員心有不忍，將矛頭指向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聲稱要提出不信任議案；且恐嚇稱不排除提出司法覆核云云，有關做法顯然只是延續「盲反」這種無理取鬧之舉。

衆所周知，「一地兩檢」的「三步走」程序，包括由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署的「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加上立法會三讀通過條例草案，故「一地兩檢」完全是合憲合法，司法覆核明顯是浪費公帑。

反對派反對「一地兩檢」的藉口，由始至終都是質疑其是否符合「一國兩制」。但特區政府帶領社會各界經過長期討論，早就取得了共識。事實上，「一地兩檢」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轄權都沒有任何的改變及重新定義，它更對於香港長遠發展，對每一位港人的生活、工作、發展需求都照顧到位。反對派所提出的各項反對藉口實在難以令人信服，這也是反對派漸失民心的原因。

最新民調顯示，70%的受訪者贊成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60%受訪者認為「一地兩檢」方案沒有破壞「一國兩制」，「一地兩檢」方案獲得民意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香港原本就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四通八達的運輸網絡，這也是香港能夠發展成為全球金融、貿易與航運中心的原因。當前本港要進一步鞏固其自身的競爭力，關鍵在於加強與內地的聯繫，透過海、陸、空交通網絡，充分發揮香港作為對接內外的「超級聯繫人」的功用。同時，高鐵將大大縮短香港與珠三角地區以及內地其他主要城市之間的交通時間，能夠實現「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這對於大灣區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以運輸及房屋局預測高鐵每日乘客量為99000人次來推算，「一地兩檢」措施將能有效地为旅客節省近5萬小時的等候時間，節省經濟效益為超過每天1億港元，效益可觀。

當前反對派勢要阻撓「一地兩檢」的做法，港人早已司空見慣，同時更深感厭倦。「一地兩檢」符合兩地經濟發展效益，符合兩地民意訴求，同時在法律上更具備充分論據，看不到任何反對的理由。相反，立法會過去審議「一地兩檢」的過程中，反對派浪費了大量時間在「拉布」之上，導致耗費數額驚人的公帑。反對派是時候停下來想清楚，應如何回應市民訴求才是負責任的香港立法會議員。「一地兩檢」成功通過，高鐵通車在即，是要順民意謀發展，還是逆民意自毀政途，其實不難選擇。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國際觀察

顧鑾墨

萬眾矚目的朝美峰會，經過一輪「折騰」後，6月12日終於在新加坡順利進行，雙方並簽署《聯合聲明》。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勞動黨委員長金正恩大秀友誼，搶盡眼球。雖然朝鮮如何棄核等議題仍然懸而未決，但朝鮮半島走向和平與發展的潮流已經不可逆轉。對此，筆者為朝鮮人民感到高興。

但同時，因為中國沒有代表出席，很多外國媒體形容中國是「輸家」，在朝鮮半島被邊緣化云云。這種言論在中國國內也得到不少共鳴。筆者認為，這種「中國最輸」的說法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而且很有必要反駁，以正視聽。

朝美峰會促進地區和平

從戰術的層面，中國雖然沒有出席朝美峰會，但背後不難處處看到中國的影響力。

首先，在特朗普答應與金正恩舉行元首會面之後，金正恩選擇中國作為上任後第一次外訪的目的地。金正恩面臨形勢巨變，第一個想到中國，其實不那麼意外。中朝人民之間的友誼，經過血與火的鍛造，這段歷史是無法抹殺，無法忘懷的。一直以來，中國是朝鮮最有力的後盾；如果不是中國一再反

對美國入侵，美國人可能一早就進攻朝鮮了。同時，如果沒有中國的幫助，朝鮮在西方長期的經濟封鎖中，可能一早已經經濟崩潰了。

在朝韓峰會之後，金正恩又第二次出訪中國，與習近平主席在大連會晤。一來既通報朝韓峰會情況，二來為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步驟進行溝通。會後發表的聲明中，金正恩「感謝中方長期以來為實現半島無核化、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作出的重要貢獻」，證明中國的重要性。

其次，在大連聲明中，金正恩又希望「負責任地採取分階段、同步性的措施，全面推進半島問題政治解決進程，最終實現半島無核化和持久和平」，這其實就是中國一直倡導的「雙軌並進」。在聲明中提及，表明兩國在此立場一致，這與美國提出的「一步到位，先棄核、後補償」的方案針鋒相對。在朝美峰會，特朗普答應了金正恩提議無核化採用「雙方逐步和同時行動」的原則，意味着放棄了美國此前的方案。這是朝鮮與中國方的勝利。

第三，在金正恩第一次訪華時，中國提議朝鮮問題應該由中朝北韓四方解決。於是到了韓朝《板門店宣言》中，有「努力促成韓朝美三方會談或韓朝美四方會談」的字

第一，《基本法》賦予憲制性權力。第七十二條規定，立法會主席行使的六權力中，便包括「主持會議」、「決定議程」、「決定開會時間」等內容。「主持會議」並非一個形式或者象徵性的權力表述，而是有法律授權，包括並不限於對任何確保會議順利舉行的權力行使。顯而易見的是，「泛民」當日的言行表現已嚴重威脅會議的順利舉行，主席有責任和義務採取必要的合理行動。

第二，《議事規則》對立法會主席權力作了更細緻的規定。例如，第44條清晰定明「立法會主席、全體委員會主席或任何委員會主席分別就立法會及委員會會議遵照會議規程行事負責。主席在會議規程問題上所作決定為最終決定。」第38條規定「已就某議題發言的議員，可再次發言以解釋其先前發言中被誤解的部分，但發言時不得提出新事宜及只可就被誤解的部分發言。」以及第41條「議員只限對討論中的題目發表意見，而不得提出與該題目無關的事宜。」在「規程問題」上，主席的決定是「最終決定」，這

已經是非常清晰了，不存在灰色地帶。

第三，終院早有清晰判例。2012年，時任立法會議員的梁國雄不滿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立法會討論遞補機制時「剪布」而提出司法覆核，先後在高院原訟庭和上訴庭敗訴，他其後上訴至終審法院，但於聆訊後亦被即時駁回。終院在2014年9月頒下書面判詞，解釋裁決原因。

不提司法覆核說明心虛

當時梁國雄的律師向終院稱，根據《基本法》第73(1)條，作為立法會議員的梁有參與立法會立法程序的權利，但該權利現被立法會主席剝奪。終院在判詞中則指出：「本院裁定，《基本法》第73條的目的，是賦予作為立法機構的立法會而非個別立法會議員若干職權。本院進一步裁定，固有或附帶於立法會主席在《基本法》第72（1）條下「主持會議」的權力，主席有權對辯論設定限制和終結辯論；至於主席有否恰當地行

司法覆核「一地兩檢」注定徒勞

特區政府為落實高鐵「一地兩檢」，提出《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雖然遭到反對派的極力阻撓，但在建制派的支持下，上周終在立法會三讀通過。條例通過，意味着政府完成「一地兩檢」的「三步走」程序。如無意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將在今年第三季通車。

當然，一向「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派，又怎會因為條例獲得通過而善罷甘休呢？「青年新政」梁頌恆昨日提出司法覆核，稱根據《基本法》第11條規定，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能與《基本法》相抵觸，但「一地兩檢」明顯抵觸《基本法》第9條、第18條及第19條，要求法院頒令草案違憲，並宣告立法會上周的表決無效。

梁頌恆提出的所謂「理據」，明顯無視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批准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簽署的《合作安排》，亦無視人大常委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常設機構行使國家立法權的職能。

另一方面，反對派繼續全力開動輿論機器，不斷醜化「一地兩檢」，批評高鐵西九站

設置的「內地口岸區」是「永久割地」。不諱言的說，反對派的「割地論」，反映他們視香港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的「港獨」思維。

首先，在國際法概念上的「割地」，其實是指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將其部分的領土，割讓給另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反對派將「一地兩檢」視作「割地」，其潛台詞便是將香港視作一個獨立政治實體，與中國互不從屬。不過，香港自古以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何來「割地」？

說到這裏，一定會有人提起香港曾被港英政府管治，但是中英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透過談判方式使英方將香港管治權歸還中國。為此，中央根據《憲法》第31條和第62（13）條，決定香港在回歸後成為特別行政區，並且制定《基本法》，作為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件。須注意，香港特區雖然享有高度自治權，但其自治權是由中央授權的，其主權仍是屬於中國的。香港特區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獨立的政治實體。

此外，香港不但回歸前後都不曾是獨立政治實體，連土地所有權都沒有。回歸前，

青年應胸懷祖國放眼世界



教育茶餐廳

何漢權

強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各國在華利益與機會看似均等，實際是各顯神通瓜分中國。美國人說中國要門戶開放，英國人就趁勢強迫清廷簽下一紙《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強行租借九龍界限街以北及整個新界廣闊土地為期99年，橫豎條約盡顯歷史的荒謬。

2018年是1978年鄧小平先生推動改革開放40周年。『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路線正確，全民拼搏40年，凝聚出中國的經濟、軍事、政治等綜合力量提升的成果，國民生產

處於同一陣線的政治性舉動。中國談何被邊緣化？因此，中國代表沒有出現在峰會，不能證明中國被邊緣化。我們反而看到，在這不到半年內，中朝關係打破金正恩上台以來，中朝領袖尚未見面的僵局，朝鮮再次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中國才是這輪變局的贏家。在戰略層面，朝鮮走向和平與開放，更是中國的勝利。

首先，中國人民曾與朝鮮人民並肩作戰，中國絕大部分人民不會希望朝鮮繼續封閉與貧窮，而是衷心希望朝鮮人民也能與中國人一樣，共享和平與繁榮。朝鮮人民若能如此，符合中國絕大部分人民的意願，是朝鮮和中國的共同勝利。其次，朝鮮半島如果能無核化走向和平，東北亞政治去掉最後一個「火藥桶」，是整個東北亞人民的最大利益。也為中國東北地區的經濟復興奠定政治基礎。

第三，朝鮮的現狀相當於中國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之前，日後朝鮮改革開放，中國經驗同樣適用於朝鮮，而且現在中國的經濟能力強大，能進一步提供資金幫助朝鮮發展。這種幫助是「雙贏」的，對朝鮮的幫助不言而喻。朝鮮勞動力成本低廉，基礎教育卻相當扎實，朝鮮人民又刻苦耐勞，對中國企

使權力，或主席的決定是否構成未經授權地訂立議事規則等問題，均非由本院考慮。」

因此，不論從哪一個角度而言，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當日主持會議時的一系列決定，都擁有強而有力的法律依據。「泛民」對此其實也是心知肚明，否則不會提出「不信任動議」，而是直接提出司法覆核。

昨日有四十名建制派議員聯署公開信，駁斥26名非建制派議員的舉動，表明支持梁君彥按《基本法》、《議事規則》和本港法律主持會議。經民聯林健鋒說得很透，「泛民」議員的投訴完全沒有法律觀點支持；民建聯陳克勤亦指，梁君彥作出有關決定前都有與「泛民」商量，以及解釋裁決，而在草案辯論當中，「泛民」議員在座位叫囂，衝離座位，甚至站在桌上，因此調轉頭指主席違反《議事規則》是顛倒是非黑白。

道理已經很清楚，「泛民」提出所謂的「不信任動議」，根本是低劣的「政治騷」，本質是要推卸責任，但一錯再錯，只會徒添公眾厭惡。

資深評論員

文兆基

在英國頒布的《英王制誥》中已訂明，香港除中環的聖約翰座堂外，所有土地均是官地，擁有權均是屬於英王所有。正因如此，香港的所謂「賣地」其實只是賣出土地使用權，並非出售土地業權，而且土地契約亦設有使用期限。

回歸後，根據《基本法》第7條：香港特區境內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均屬於國家所有，香港特區政府只有管理、使用、開發、出租和批地權。至於香港特區的行政區域管理範圍，則是國務院根據《全國人大關於設立香港特區的決定》，頒布的《國務院令第221號》所劃定。既然香港在回歸前後都不曾擁有任何土地的所有權，而香港特區現時의實質管轄區域，則是由中央依法劃定，又何來有地可「割」呢？

還有一點不得不說，特區政府在西九龍站設置「內地口岸區」後，每年獲得場地的使用費用，即是坊間慣稱的「地租」，而且釐定了使用年期。如此說來，「內地口岸區」頂多只能說「租」，反對派卻一直稱為「割地」，根本是混淆視聽。

時事評論員

總值翻了很多番，中國不再是『一窮二白』，中國可以挺直腰板，在世界享有話語權，從而發揮應有的角色，作出應有的貢獻。

回看香港，2018年是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家重點規劃之年，又是世界級工程港珠澳大橋完竣通車之年，更是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並實行『一地兩檢』的方便快捷之年。無疑，這些由改革開放衍生的政策及建設，對年輕人的未來發展來說是機會處處，卻又是充滿挑戰與競爭。」

期望應屆的畢業同學，銘記「植根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奮鬥方向，願已及人的人生態度，毋負特別有意義的2018年。

歷史往來，假如思想不懶惰的話，2018年應帶給香港、國家，乃至世界有關度及深度的思考！

業而言，大規模在朝鮮投資，也是一個共享「朝鮮和平紅利」的好機會。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經濟影響力能進一步鞏固中朝友誼。

第四，朝鮮開放，有利中國的高鐵可以通過朝鮮延伸到韓國，甚至在未來可能進一步接通日本。這樣的話，「一帶一路」就能真正接通整個歐亞，把歐亞人民緊密連結在一起。

在更遙遠的將來，有人擔心如果朝鮮日後與韓國統一，「大朝鮮」會改變東北亞局勢，對中國不利。

這種擔憂雖然不無值得認真思考的地方，但總體而言還是遙遠的事。朝鮮半島人民是同一民族，只是因為戰後的冷戰被分為兩個國家，他們重新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也必然能最終達成。筆者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應該為一己私利，而破壞、阻撓和拖延這種民族願望。正如中國不希望兩岸統一被外國勢力干預一樣。更何況，統一之後的朝鮮，就必然對中國不利？難道在「一帶一路」的緊密經濟聯手下，「大朝鮮」不會成為中國更緊密的盟友？

可見，在朝美峰會中，朝鮮固然是大贏家，中國卻不是什麼輸家，同樣也是贏家。

旅美學者